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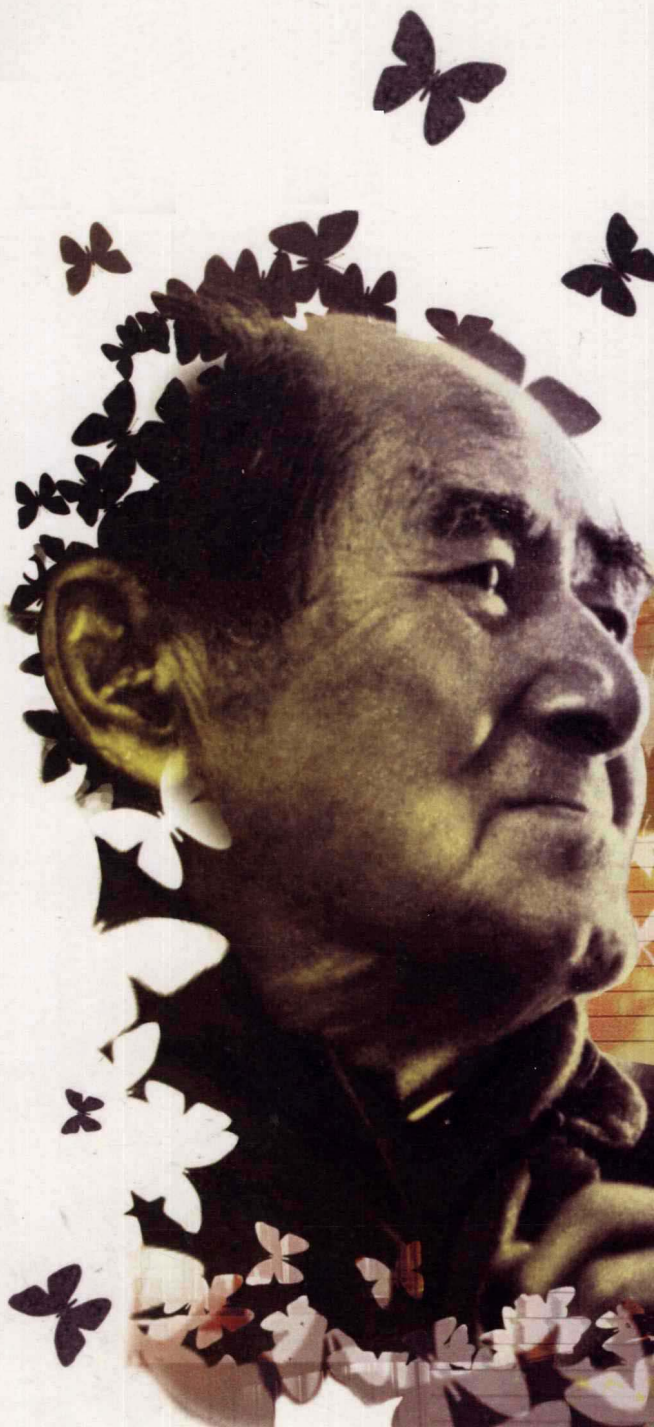
世紀映像叢書 66

載不動，許多愁

——徐遲和他的同時代人

徐魯 著

此書以傳記式的文體和筆調，聚焦、追尋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領域裡幾位遠逝卻令人緬想不已的人影與書蹤，展現著詩人／作家徐遲和他的同時代友人們奇特的命運遭際，及其豐富多變的精神歷程。



作者

徐魯

載不動，許多愁

——徐遲和他的同時代人



史地傳記類 PC0165 世紀映像叢書66

載不動，許多愁 ——徐遲和他的同時代人

作 者 / 徐 魯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孫偉迪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7月BOD一版
定價：42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載不動，許多愁：徐遲和他的同時代人 / 徐魯作.--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1.07

面：公分.-- (史地傳記類；PC0165)

BOD版

ISBN 978-986-221-754-2(平裝)

1. 徐遲 2. 作家 3. 傳記 4. 中國當代文學

782.887

100008433

載不動，許多愁

目次

卷一

- 無盡的猜想 / 003
- 完成的和未完成的 / 011
- 淺水灣的落日 / 015
- 此岸與彼岸 / 019
- 最後的樂章 / 025
- 默默者存 / 031

卷二

- 故園風雨錄 / 035
- 愛樂人的舊夢 / 049
- 歷盡滄桑的《美文集》 / 055
- 雖非史詩，亦似詩史 / 061
- 「趙丹肥胖徐遲瘦」 / 065

雅典娜女神的召引 / 069

《瓦爾登湖》的魅力 / 075

〈哥德巴赫猜想〉三十年 / 083

星隕與弦崩 / 091

《網思想的小魚》及其他 / 095

卷三

上海摩登

——徐遲早年與「《現代》派」的交往 / 101

喬冠華和徐遲 / 123

文壇「三劍客」 / 137

高山流水——徐遲和馬思聰的友誼 / 157

大宇宙中的「雙子座」 / 175

鎮江舊夢——賽珍珠和徐遲 / 191

卷四

坎坷譯路——徐遲的翻譯生涯 / 199

徐遲的編輯生涯 / 219

《徐遲散文選集》序言 / 235

《徐遲報告文學選》出版前言 / 257

《徐遲報告文學選》編選後記 / 261

卷五

甘美的小魚 / 269

安置好書 / 273

絕頂上的靈芝 / 277

「獻給少數幸福的人」 / 285

他所攀登的山脈 / 291

文學的情懷與科學的心事 / 301

一束潔白的素馨花 / 305

卷六

從歌德和愛克曼想到的 / 311

徐遲先生遺札簡注 / 315

徐遲先生的幾個筆名 / 327

《談藝書簡》代跋 / 329

徐遲先生年表 / 333



卷
一

序言

序

無盡的猜想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這天，武漢下了一場大雪。八十二歲的徐遲，孤獨地坐在東湖路寓所那間光線黯淡的書房裡，重新修改了他翻譯的《昭明文選》裡的一篇古文〈雪賦〉。他圈圈點點地修改了很多處。看得出，他是太喜歡這篇文章了。他將文章結尾處枚乘所作的那闕短歌「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譯為：「白色的羽毛雖然很白，可它的質量太輕飄了。白玉雖然也是白的，它的貞節也是白的，卻都不如這白雪，應時而下，因時而滅。」

譯完全文，意猶未盡，他又接著在後面寫了一些文字：「……我是今天因為下了大雪，忽然想起我曾譯過這篇賦，就找出舊稿來輸入電腦，想來給它宣揚宣揚，宣揚它的獨特的文采，並讓我們感受一下痛苦的時代和時代的痛苦。當大難正在臨頭，浩禍在下降之時，只有文章能頂得住，而使風騷永存下去，來作歷史的見證。我心中想起它來，也不禁為之悲哀。……寒氣侵入我的骨髓，我如今也到了年老了，氣息奄奄，如日薄西山，譯出這種文章，也許還可以錫我以永生。」

第二天，他把這篇修改得密密麻麻的文章交給我，說：「多麼好的一篇賦，哪裡還有更好的文章呢？」然而，在文章最後，他竟赫然寫著這樣一行文字：「徐遲絕筆1996.1.19於武漢」。我吃驚地望著他，大惑不解。他說：「其實不必害怕，這一天是遲早的事……」

十天之後，一月二十九日，他又交給我一首詩，題為〈二十世紀的世紀末〉，開篇就說：「二十世紀的世紀末／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時刻／人類的負擔已經太重／不能不進行自然淘汰／大難已經到了眼

二十世紀的世紀末

二十世紀的世紀末。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時刻
人類的負擔 沉重。

不能不進行自我淘汰。

大難已經到了眼前

浩劫將化空中下降

並不是什麼戰爭發生

即以此他物已經 改進。

唯有穩定的正確態度

才能度過這一次難關

但也不是一次化裝彩排

情況很快就可以轉好。

這教訓可說死記硬背。

沉默是最好的防守

因此也一氣 不要慌張

自己要有重負鎮守。

要記住所有 這些教訓

方能安然跨進新的世紀

這才可以用換上春天的輕裝

把一切憂愁拋棄。

前／浩劫將從空中下降／並不是什麼戰爭發生／即此就證明已經改進……／唯有穩定的正確態度／才能度過這一次難關／但也只是一次化裝彩排／情況很快就可以好轉……」詩是手書的，沒有一個字的改動，十分清爽。但他說：「不要給我拋出去，你留著，以後可做個見證。」

我當時對他的「大難即將降臨」的預言是將信將疑的。我以為這都是因為他內心過於孤獨所致。事實上，他是一位浪漫的詩人，並不是一個能夠忍受孤獨和寂寞的人。但我從來沒有把他和「死」聯繫在一起，即使他的文章裡出現了「絕筆」這樣的字眼，我仍然以為，這不過是他一時的衝動和「戲筆」而已，就像他有時會說到，等寫完了什麼什麼就「封筆」一樣。我不相信，像他這樣八十多歲了還常常因為不能安心創作而苦惱的人，有一天會真的「封筆」。

然而他確實是在考慮比「封筆」更為徹底的問題了。他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去世的，而在差不多整整一年前——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他就自己的電腦裡悄悄地寫下了一

難，死人無算。人類史上已經重複了多少遍。完全可以用安樂死來處理的。……」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五日，他在給我的另一封信上又說：「我近來有了一種『失落感』。向來過慣了一無所有的生活的，怎麼會有『失落感』了呢？不是什麼也沒有失落嗎？失落的只是鎖鏈而已。然而現在有『失落感』，也害怕回到武漢日子過不下去……」

他的精神裡籠罩著一種世紀末的劫難與幻滅的陰影；而他的身體，也因為過於緊張，一直處在疲憊乏力、甚至痛苦的狀態。畢竟他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了。他有比較嚴重的慢性支氣管炎，尤其害怕冬天的寒冷，而要在時常會停電的武漢過冬，對他來說是不可想像的；他還有高血壓，天天需要服藥；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他在寫給美學家賀祥麟的一封信上說：「我的病很不好，已整個一年又一個月，未能恢復，愈來愈重，沒有辦法。我已作好精神準備……因勞損過度，竟如此被動，真想不到。何日滾蛋，都不知道。你必著急，請寬鬆一點，我已看穿，聽天由命。」十一月十三日，他在寫給詩人野曼的信上又進一步說到生死問題：「生與死是兩個問題，而生死卻是一個問題。……我的病不見好，恐怕好不了啦。……且逍遙瀟灑，然後飄去太空，目的地：火星，或者木星衛星。你說多麼可喜啊！」而這個「飄去太空」的想法，



「人不知不覺就到了老年……」

一九九六年六月，徐遲在武昌東湖路寓所。

一進入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就在他頭腦裡形成了。一九九一年他在一封信裡就說過，「近來我在考慮，登一個記，受一些技術訓練，許能通過考試，及格了，登上一架太空梭，作太空的遨遊，飛到極遠處，然後不再回來……」一九九五年他在〈我悼念的人〉裡又寫過，「……你已過了忘川，先我而到達了彼岸。沒有什麼，我會在辦完了我這邊的這一些瑣碎的拉雜的小事情後，隨後就到的。……我們又可以一起飄蕩在雲霄間，腳踏著空虛的宇宙，作為兩個虛擬的靈魂，來談我們的空靈的詩……」在此文裡他還寫道，「劇烈，或不劇烈的痛苦，都也只是是一霎耳。生死本只一霎，連宇宙也只是一霎，……這地球也只是紅塵一粒而已。」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住進了漢口同濟醫院高幹病房六樓五號病房裡。雖然這時他已經接受了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邀請，準備在十二月下旬或更早些時去湛江和三亞過冬，並且採訪海洋石油工業，但他的健康狀況卻沒能讓他立刻就動身離開武漢。他被困在了武漢冬天的病房裡。房間裡雖然有暖氣，但他已經失去了重新恢復健康的信心。他正在被身體的痛苦折磨著，彷彿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他是一個十分注重生命質量和尊嚴的人，但是現在，我覺得，病痛已經剝奪了他這一切。

這時候，我為山東教育出版社編選的那部六十萬字的《徐遲報告文學選》即將完工。我對他說，這部選集的壓卷之作，大概只能是寫於一九九五年的〈談夸克〉了，我覺得這篇文章代表了他晚年對高科技、對宇宙奧秘的思考興趣和所能達到的深度。他說，暫時可以用它「壓卷」，也許明年還可以寫一寫海洋石油這個題材的。除了這部書，他同時也應山東教育社之邀，為他們主編了一部反映一些中青年科學家事蹟與成就的報告文學集。出版社希望他能為這部書寫篇序言。但他把這件事情交給了我。負責這本書的編輯劉進軍大姐自始至終和我保持著聯繫，我把徐老的意思告訴了她，她也深表理解。於是，我在十一月份也把這篇代他而寫的序言完成了。在序言的第一部分裡，我把他一九九四年發表在《羊城晚報》上的〈幻滅與幻夢集〉中的「論科學」一節，「移植」了進去，其餘則都是極力模仿他的口吻和文風而寫的。在此之前，我已有過好幾次代他「捉刀」的所謂「經驗」了。在他去世前一

天，我把這篇序言加了個「科學家需要更多的知音」的標題，寄給了北京《博覽群書》雜誌的一位朋友。

十二月四日，他的〈談夸克〉中的兩節，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編者還配發了一篇短評，讚揚了他多年來的科學情懷。同時，他也收到了我國高能物理學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鄭志鵬先生的一封信。〈談夸克〉發表前曾由鄭先生審閱和修正過，現在他在信上又建議徐老在文章裡增加一點關於中國「對撞機」的內容。在病房裡，徐老把鄭的信交給我，囑我代覆一信，並請鄭再提供一點對撞機方面的材料。他還在鄭先生的信紙天頭寫了一行小字：「……加作附記，刊出全文於山東出版的書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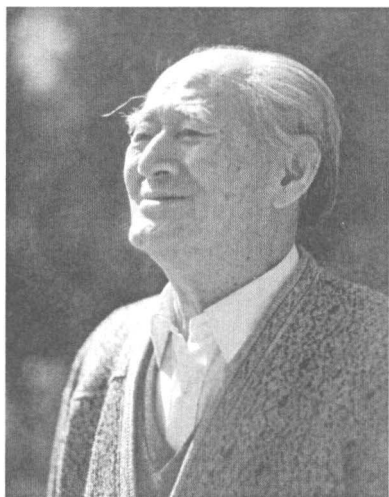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像往常一樣，除了鄭先生的信，他還交代給了我另外幾件事情：一是給廣西師大的美學家賀祥麟教授回一封信，因為賀教授在十二月十日有一封來信，對徐老的健康十分掛念，同時說到他自己的身體也「出了問題」，一下子查出了十樣病狀。徐老在賀教授的信紙天頭也寫了一行字：「請徐魯代覆輕輕安慰他一下」；二是把一部用報紙包裹得很嚴實的大部頭醫學著作交給我，讓我帶回去，並說日後可以還給這部書的作者，一位女醫生；此外還有幾頁零星的文稿，也讓我帶回去，那是他這些日子裡寫下的一點「病中隨記」。他的床頭還有一本「三聯版」的《昨日的世界》（茨威格著），是前些天他讓我給他找來的，我問這本書要不要帶回去？他說，先留在這裡吧，還要再看看。

這天下午，省作協的領導也來看望他並向他辭行，因為省作家代表團明天就要動身去北京參加作代會了。他們談了一會兒話，告辭時，我對徐老說：「我就坐他們的車回去好不好？」他說：「讓他們先走吧，你再留一會兒。」我就又陪他坐了一會兒。我問他，晚上睡覺安不安穩？他指著窗外對面那個高層建築亞洲大酒店說：「那裡整夜都是燈火閃爍的，像個星座。」又面帶憂慮地說，「三亞是很想去的，就是不知道身體能不能恢復過來。」我安慰他說：「肯定可以恢復的，你不是都在考慮要帶什麼衣服去了麼！」

大約五點半的時候，他拉了拉我的手，說：「該回去了吧？」我起身告辭，走到門口時，又回頭向他道別，他像往常一樣，坐在那裡看著我，朝我做了個我十分熟悉的、親切的表情動作。但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一瞬間，就是他和我的永訣！當我再次看到他時，已是數日之後，在殯儀館裡，面對他安詳的遺體，而相隔於兩個世界了。

十二月十二日夜晚，我突然一反常態，莫名其妙地輾轉反側著，一整夜都在失眠。十三日凌晨，噩耗傳來，恍若天崩。我在電話機旁驚恐得暈厥過去。接下來的那幾個月裡，正如當時章含之大姐寫給我的一封信上說的那樣，「人生真如一場夢，至今我都弄不懂這究竟是怎麼會發生的」！

事後，我打開他交給我的那部用報紙包裹著的醫學著作，發現那裡面藏著他寫的一紙文字，這應該就是他的遺言了。其中寫道：「我非未來學者，但好思考未來。未來既不樂觀，又不悲觀。人類將有一場浩劫，成億的人會被淘汰，以產生新的人間，我屬於被淘汰者。……」他還寫道，「我的前景一清二楚……將軍死於戰場，學者死於書齋，我不可能了，我不認識回書齋的路線。……但死亡是一種幸福、解脫、對生命的凱旋，未來正如日月之升。」



晚年的徐遲。